

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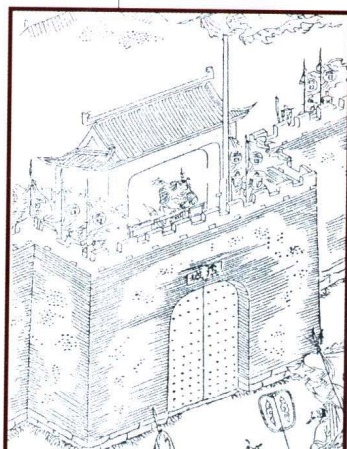
插图本

东周列国志

上

◆ [明] 冯梦龙 编著
◆ [清] 蔡元放 校订
◆ 煙 照 校点

齊魯書社



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

图
本
东周列国志
上

◆〔明〕冯梦龙 编著
◆〔清〕蔡元放 校订
◆ 烟 照 校点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插图本东周列国志/(明)冯梦龙编著;(清)蔡元放校订. —济南:齐鲁书社, 2005.9
(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
ISBN 7-5333-1501-4

I. 插... II. ①冯... ②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1308 号

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

插图本东周列国志

(上下册)

[明]冯梦龙 编著 [清]蔡元放 校订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8.875 印张 2 插页 856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501-4
K·466 定价:36.0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小说,从先秦文言“残丛小语”到明清白话章回长篇,数千年间得到长足的发展。举凡文学史上的上古神话、魏晋清谈、寓言笑林、志怪传奇、话本演义……说部文学异彩纷呈,各领风骚,并以其其他文学品类无可比拟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得到大众的普遍认知和广泛传播,从而大大丰富了古典文学宝库,成为大众历史文化知识的通俗载体,因而各类古典小说能够常出常新。

绘图绣像,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艺术,它具有为故事情节画龙点睛、解读意境、娱目醒心的妙用。自明清以来蔚成风气。明清是古代版画艺术和白话、传奇小说的共同兴盛繁荣时期,各种风格流派的绣像小说广为刊行,百花竞艳,为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珍贵文学遗产。

在读图成为审美时尚的今天,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审美鉴赏情趣,充分发掘利用这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使古老的中国古典小说绣像插图艺术焕发异彩,为开拓出版锦上添花,我们特意推出《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选取明清精刊版刻或石印本绘图绣像小说,整理出版,企盼它能为今天的文化古籍出版带来勃勃生机。

本书系的编选出版,希望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关注支持,欢迎为我们推荐好的古代图文刊本。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出版说明

齐鲁书社

2002年12月19日

冯本叙

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馀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曰者，浸借两汉以下以次成编，与《三国志》汇成一家言，称历代之全书，为雅俗之巨览。即与二十一史并列邛架，亦复何愧？余且日夜从臾其成，拭目俟之矣。

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撰

蔡本序

书之名，无虑数十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训戒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鉴记纪传叙志之属，皆史之属也。顾六经者，圣人之书也。言体必有用，言用必有体。《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显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后人才识浅短，遂不得不歧而贰之，斯不能不有所戾。故高谭名理者，常绌于博识之士；而自矜该洽者，其是非或谬于圣人。顾理无二致。故言道之书，虽世不乏著，究其精者，亦不过恢张余蕴，仅可作佐翼注疏；其卑者，糟粕唾余而已。若稍肆焉，则穿凿傅会，破碎支离之弊出矣。至于事，则不然，日新月异，千态万状，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故经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则日以多。夫史固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彰，而事莫备于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之辨，皆于是乎取之，则史者可以翊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

自制举艺出，而经学遂湮，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犹知诵其章句。至于史学，其书既浩瀚，文复简奥，又无与于进取之途，故专门名家者，代不数人。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偶一展卷，率为睡魔作引耳。至于后进初学之士，若强以读史，则不免头涔涔，目森森，直苦海视之矣。《春秋》三传，左氏最为明备，专经者犹或不能举其辞，况其他乎？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

《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轍东移，下迄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列国数十，事物纷庞，较他史为难读。迨变为稗官，则童稚无不能读。夫至童稚皆得读史，岂非快事耶？然世之读稗官者

颇众，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其于智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国家之废兴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懵然，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哉？夫既无与于学问，则读犹不读，是为无益之书，安用灾梨祸枣为！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嘱余者屡矣。寅卯之岁，予家居多暇，稍为评鹭，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而依理论断，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而亦不致貽嗤于博识之士。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故既为评之，而复序之如此。

乾隆壬申二月七都梦夫蔡元放题于绿净山房

目 录

出版说明·····	1
-----------	---

冯本叙·····	1
----------	---

蔡本序·····	2
----------	---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8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6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4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31
第六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39
第七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46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54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60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66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73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81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88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94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102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108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114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甯戚·····	122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30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38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47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57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65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174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84
第二十六回	歌屢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93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200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207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214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221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229
第三十二回	晏娥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236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45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53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61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69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官中	277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286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94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303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312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320
第四十三回	智甯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328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336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343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官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	352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359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368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377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385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395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404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412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420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429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437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官程婴匿孤	445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	453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462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470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478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487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495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503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伋甯喜擅政	512
第六十六回	杀甯喜子鮒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520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528
第六十八回	贺虓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538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546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556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566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576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585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596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605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614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624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633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643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654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官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663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聩子路结纓	672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683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693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燬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703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驂忌鼓琴取相	711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720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729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738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747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吟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756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765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773
第九十四回	冯驩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782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792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799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808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818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829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839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847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856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865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官	872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880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888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895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903
校点后记			910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
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
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

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做好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有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铍？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衰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趲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桑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桑，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桑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箒。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

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即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王何不请其祭而藏之？祭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椽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椽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椽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祭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椽，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龟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龟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渚。婢子罪该

明清绘图古典小说书系

东周列国志

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何干？”遂将老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螫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渚，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屎弧箕箠！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年午未之年。据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屎弧箕箠”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着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有诗云：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

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庭。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

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言，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屎弧箕箠’之谶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王宣杜伯问：“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后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

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藁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髯翁有赞云: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弹冠谊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后仕晋为士师之官,子孙遂为士氏。食邑于范,又为范氏。后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号为杜主,又曰右将军庙,至今尚存。此是后话。

再说宣王次日,闻说左儒自刎,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王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以快心神。左右传命:司空整備法驾,司马戒飭车徒,太史卜个吉日。至期,王乘玉辂,驾六驂,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往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原是从来游猎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觉精神开爽,传命扎住营寨。吩咐军士:“一不许践踏禾稼;二不许焚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获禽多少,尽数献纳,照次给赏;如有私匿,追出重罪!”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进退周旋,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弯弧者尽夸纵送之能。鹰犬借势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乱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毛羽纷飞。这一场打围,好不热闹!

宣王心中大喜。日已沉西,传令散围。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束縛齐备,奏凯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辂之上,打个眼眯,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着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